

新大运河散文

溢香园

史丽娜



史丽娜，沧州市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评论及散文作品发表于《作品》《美文》《当代人》《散文选刊》《天津文学》等刊。荣获第四季刘勰散文奖，出版有散文集《散步的路口》等。

这是一片未被现代文明完全开垦、仍能追寻到时间脉络的园子。繁茂的生命沿树干盘旋而上，叶子一对儿、一对儿，在与天空相接的地方窃窃私语。这种发散又凝聚的群居方式，是一场心灵与眼睛的震撼，让人揣想它的秩序感和使命观。

循着凉意误打误撞走进香椿园，顿时暑热被挡在园外。这个安静的世界，我们一行人的到来似乎并没有引起它的注意，甚至连简单的几下以示欢迎的“唰唰”声都变得异常吝啬。它冷静、克制，或许因为见过的人太多了，无论帝王还是百姓，都要遵守它

序跋

序《岁月静好》

高海涛

8月22日，我正在看《“新大运河文学”呼之欲出》的报纸大样，窦高山打来电话说，他快奔六十的人了，决定把以前写的闪小说、小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结集出版。用其中的《岁月静好》作为书名，为他写作过的半生留下个浅浅印迹。想让我为他这本书写个序言，他说起话来，仍然那样木讷而真诚。我没多加考虑，也没刻意谦虚，一口应承了下来。

认识窦高山，通过小小说《牛记者》。那时，我负责的《沧州日报》文学副刊刚刚举办完“亚龙杯”全国小小说大奖赛颁奖典礼，著名作家王蒙，小小说倡导者杨晓敏，以及著名小小说作家孙友友、刘国芳、芦芙荭、王海椿等都来了沧州，王蒙欣然题写了《沧州日报》文学副刊“新绿”的刊头。

就是1995年的那个“亚龙杯”，让《沧州日报》文学副刊一举成名，稿件纷至沓来，每天都要收到三四十件小小说来稿。那天，我拆开一封来自青县青牛镇的信，是窦高山写的《牛记者》。这篇小小说以其生动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和深刻的主题，让我眼前一亮。它不仅让我感受到了故事的趣味性，更让我在欢笑之余，思考了许多关于人生、梦想和真实性的问题。

《牛记者》在《沧州日报》发表后，时任沧州市文联主席魏新民写了《幽默隽永浑然天成》的评论，很快《微型小说选刊》也选载《牛记者》。于是，我开始关注窦高山这个名字，在《新聊斋》《金故事》《河北人口报》上经常会出现，《沧州日报》就更不用说了。

后来，好多年没有了窦高山的消息。一天晚上，快十点了，接到了他的电话，问我《无名文学》一个编辑名字。是相裕亭向他打听，相裕亭是一位不忘每个责任编辑的作家。他的《盐河旧事》系列小说，以写人物见长，独树一帜。2020年10月10日，相裕亭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卖芦》最初“卖”到河北一户“人家”（高海涛那）并叩开了《小小说选刊》的门。我很感动，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截屏。

窦高山也是以写人物见长，这些作品大多以大运河畔的一个小村庄为背景，通过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生活场景，将人带入一个充满温情与沧桑的世界。在这里，有勤劳朴实的农民，有机智勇敢的猎人，有善良温柔的村妇，也有狡黠风趣的乡绅。他们的故事，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一条关于人性、情感与命运之河流，缓缓流淌在读者的心田。

虽然，窦高山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写出一个个独立的故事，然而，如今整体成册后，独立的故事又紧密

的规则。庄子在《逍遥游》中写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知道大白洋桥村还住着一群“树王”，仪式感就不那么重要了。

大白洋桥村有菜园、花园、果园，都不稀奇，毕竟民以食为天，任何果实都是支撑精神世界的饱腹之物。而香椿园却少之又少，更何况一个见过几百年世面的园子。香椿园在大白洋桥村后，把大白洋桥村半拥在胸前。一堤之隔的大运河伸出一只长臂、像捡到宝贝一样把园子和村庄一起抱在怀里。一个普通的村庄，与大运河耳鬓厮磨了几百年，与每一个生命都成了生死之交。历史中的人物和植物迷恋她、眷顾她，绝不是因为她的巨大能量和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这座香椿园，是运河边天然的大氧吧，大白洋桥村蓬勃的肺活量足够供养几百年历史沉重的呼吸。当然，椿树芽的香味同样可以让王者的脚步停在这里。这是大运河与众不同的“金屋藏娇”。

人中王与树中王相遇会是怎样？无须动用修辞和想象也是一段佳话。大白洋桥的村民幽默：这里是让乾隆皇帝流口水的地方。虽是一句民间戏言，但每顿饭需要备120道菜的万岁爷能品一口民间的食材，也是民间之幸、香椿之幸了。乾隆爷倒背双手，像闻香识女人一样边走边四处寻找的画面栩栩如生。

相连，共同构建了一幅完整而丰富的乡村社会图景。从“龙王爷”与“虾米精”的诙谐对话中，我们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幽默与智慧；从“关大肚子”与“刘歪嘴”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良与宽容；从“孙裁缝”自学成才的艰辛历程中，我们体会到了坚持与努力的力量；从“三少爷”的神奇眼睛和英勇事迹中，我们领略到了智慧与勇气的光辉。

窦高山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将每一个人物都鲜活地跃然纸上，他们的言谈举止、生活习惯乃至心理状态，都透露出浓厚的乡土气息。作品中多次出现的麦田、运河、打麦场等场景，更是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之上，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真实与美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对“考姑爷”这一传统习俗的描绘，不仅展现了乡村婚礼的独特风情，更通过这一习俗揭示了乡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家庭观念以及劳动力分配等问题。通过准姑爷在麦田中的劳作，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乡村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更能体会到那份淳朴与真诚。

窦高山在展现乡村生活与人性光辉的同时，也深刻反思了社会变迁对乡村社会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乡村社会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然而，这种变革并非一帆风顺，它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作品中多次提到运河沿上将建公园、发展旅游项目等情节，这既反映了乡村社会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转型与发展，也揭示了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如何平衡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如何确保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同时，窦高山还通过一些具体事件和人物命运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变迁对个体生活的深远影响。如大哥考上大学后成为全村人的荣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变迁，他与家乡的联系逐渐减弱；“虾米精”等人在面对生活困境时的无助与挣扎等。这些情节都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充满乡土气息与人文情怀的文学佳作。它以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情节展现了运河边村庄的百态人生和社会变迁的复杂面貌，同时深刻挖掘了人性的光辉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在艺术手法上也表现得非常出色。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乡村生活的真实再现和深刻反思，更是对人性、情感与社会变迁的深刻探讨和生动诠释。它让我们在感受乡村生活美好与艰辛的同时，也引发了对社会变迁和人性问题的深刻思考，不仅是对过往的一种记录与缅怀，更是对未来的一种启示与鼓舞。

是为序。

那一年，春到大白洋桥村时，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大船也浩浩荡荡来到这里。大白洋桥村的香椿园里，春催红叶嫩，风送满园香。古老的香椿树上以叶为花，香气弥漫。乾隆皇帝走在园中，阳光透过密匝的树木若隐若现，舒爽的风从树木向空间扩展。一个“闯入者”不但毫无疏离和束缚感，还愈发神清气爽。皇帝讶异，当地官员解释说这是一片香椿园。大白洋桥的香椿与众不同，以叶代花，绛红色的春芽鲜嫩欲滴，味沾手而不散，被称为“红叶香椿”。那一日的大快朵颐让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调动了许多赞美的词语。而后“红叶香椿”像妃子一样被宠幸了。地方官员的笑脸香椿芽一般绽开，并把“红叶香椿”作为贡品进献皇宫，乾隆皇帝称它为“椿中极品”，并御封为“贡椿”。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就这么机缘巧合地与皇家攀上了关系，像民间女儿嫁到了皇宫大院，一箱箱“贡椿”从大运河送到京城。一路上香气弥漫，水波汤汤，大白洋桥村像一张别在货船胸口的名片，出发了。

或许因为乾隆皇帝的光临，这份恩典让大白洋桥人铭记至今。近些年，他们在香椿食品的挖掘上也更用心。几百年的香椿园，让大白洋桥人多了一手采摘香椿的本事。民间有，“别村姑娘会织布，大白洋桥的姑娘会上树”的说法。“谷雨前芽嫩如丝，谷雨后椿芽生木质。”这是村民



温故

蒹葭苍苍

鲁北

芦苇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初冬时节，有一点微微的凉意，母亲一个人弯着腰，在芦苇地里割芦苇。微风吹着鹅毛般的苇絮，也吹着母亲花白的头发。

一年又一年，芦苇站起来，又倒下去。

那一年，我决定把我在村子里居住了十几年的土屋卖了。与父母商量，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也没说什么。

那已经是我搬到县城居住很多年以后了。那几间土屋一直闲置，被风刮着，被雨淋着，被岁月侵蚀着。

卖土屋那天，买主站在天井里，我们也站在天井里，商量都能接受的价格。母亲说，我们卖屋，不卖宅基地，房前屋后还都是我们的。

我们小村居住得十分分散，一家一户的，隔得很远。我和东邻隔着十几米，与西邻隔着三四十米。

我家房前有一片荆条，屋后有一片芦苇。母亲最在意的是屋后的那一片芦苇。

买主是我的西邻。他买屋不是居住，也不是为了那块宅基地，而是那几间屋，可以当鸡舍，以便于他扩大再生产。那几年，他在村里里办的小鸡孵化场，在附近村庄小有名气，销路畅通，他想扩大规模，就看上了我们闲置的那几间土屋。

几年过后，他的儿子去了青岛工

几百年的经验。香椿水饺、香椿红烧鱼、香椿丸子、香椿拌豆腐……香椿伴着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含量丰富、“树上的有机蔬菜”等众多美誉，带着营养使命越来越大方地走上餐桌。随着大运河文化节的推进，大白洋桥人把每年四月下旬最后的那几天定为“香椿节”。香椿和人一样有了自己的节日，节日年年被记起、岁岁被等待。人们采摘香椿、表演节目、讲大白洋桥的故事。香椿树的“存在”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身份被包装。人们给园子起了一个稚气的名字“溢香园”。

400多亩“溢香园”，聚香气、人气、财气，拥天时地利人和之气，可谓“富甲一方”。如果说大运河对大白洋桥村有知遇之恩，那“溢香园”就是大运河锦上添花的那朵小花。通常我喜欢从高处眺望/看晨间百灵苏醒/迷人的赞美诗飘荡在树林/……高楼、树林和蜿蜒的河流/开始在东方闪闪发光。这是一位诗人的取景器，他告诉我们：视线聚焦的地方，就是闪光的远方。

一座古老的园子在保持本色的基础上走出了现代的步伐。难怪诗人邵燕祥说：“现实感与历史感的浑然结合，就是当代性。”

想想，“溢香村”才最适合这个村庄的称呼，是自内而外的发散，是胸有惊雷面如平湖的淡定，是腹藏诗书气质难掩的坦然。不是除了一座简单的“香椿园”就再无故事可讲。香椿园里那口古井，古木环绕，青砖洁净，幽深的井壁上，刻着“乾隆二十二年”字样。只是因为乾隆皇帝当初坐在那儿休息，并喝过井里的水，村

民智慧，尊称“潜龙井”。“潜龙”是个有寓意的噱头，是有广告效应的。人们把井周围修葺一新，把一种敬畏根植心中，日日照拂，让它成为丰厚而富有灵气的心中净土，这口井就会变成由想象向现实过渡的神性通道。村民说，1963年的那场冰雹，园里香椿树大多被砸死砸伤，而“潜龙井”周边的香椿树却毫发无伤。并非迷信，而是它们内心充斥着一种力量。举而不骄，发而不魁。

古语说：“宅前有八树，不贵也能富。”椿树就在八树之列。这座古老的园子，聚八千岁春秋的日月精华，纳千语成真的富贵祝福，让大白洋桥村成为名副其实的“溢香村”，实不为过。

大白洋桥村和村外的大运河，无论从地理意义还是内在的深远与宏阔，都保持着与名字一样的低调协调。大白洋桥村，让人记挂的太多太多。大运河、白鹭、杨柳、岳岳庙、溢香园，还有我们不曾拜谒的张氏祠堂、接官亭，以及缱绻不散的暑热，一起孕育了大白洋桥村的叙事结构。这些独特的历史表现方式、无须刻意渲染的氛围、黏稠的情感流露，让历史的轮廓清晰且生动，确定了大白洋桥村的地位，成为大白洋桥村自豪又厚重的编年史。

大运河这个中国历史的文本，可以以把大量的村庄、树木、庙堂作为她金屋藏的“娇”，安放进她的历史，让它们各司其职，实现各自的价值。历史按时间行进的路况和路径，相交、相向或偶然的别离，都是每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大白洋桥村，活得不苟且。



湿地飞鸟

佚名摄

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来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起来，攒在一起。

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芦苇的，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十几公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但每年母亲都执意去割芦苇。

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一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锨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婚，两个女儿也在那里出生。那土屋，能遮风、能避雨，也能装得下日出日落、儿女情长。

2020年初冬，母亲得重病做了手术。出院不久，她一个人拿上镰刀，又一次把那些芦苇割倒，摊在了地上。芦苇倒下了，母亲也倒下了。

后来，母亲走了，那些芦苇成了没娘的孩子。一年年，孤独地生长，孤独地枯萎。

最后，那些芦苇，成了野草。

汉诗

梯子(组诗)

祝相宪



梯子

小时候，我喜欢梯子
梯子上我上房的肩膀
站在房顶，我可以看见
清风把满洼的庄稼吹成大海
夕阳送船队穿过安详的村庄
晚上，我把房顶当成大床
躺在父亲身边听蛙声起伏
梦里蹬着一架更高的梯子
攀上月亮

如果那架木头梯子还在
也肯定老了，又破又旧
像个被时光用旧的老人
蹲在老家的墙根下打盹
在某个星光闪烁的夏夜
想起那个上房的孩子
那蛙声合唱
那半个月亮

雨后

一只两只三四只
八只十只，数不过来了
红蜻蜓在飞

一把举得很高的扫帚
带领几个孩子，在追
小小的身影会飞的笑
童年的小村庄多美

我手扶单车站在河堤上
与回望的夕阳招手
河里的晚霞身边的风
都是如歌的流水

一声亲切的呼唤
飘过安静的街巷
猛然回首，不知喊谁

老家的草

老家的草
都是我儿时的伙伴
虽离家多年，我仍然
能直接喊出它们的大名或小名

芦荻子、水稗子、马绊草
三棱子、谷妞子、好汉拔
拉拉秧、弦子草、茅子草
车前草、节节草、星星草……

那片春风吹了多少辈子的河堤
青草蓄满了阳光和鸟鸣
那群背着筐子下洼的小伙伴
比赛谁的歌声能高过白杨树梢

无边无际的夏天，我们
追着蝴蝶飞赶着蚂蚱跑，傻傻地
猜想一支夕阳下的船队
到哪里歇脚

那年，我进城上学
一只多情的苍耳
怯怯地抓着我的裤腿
跟我一起走进学校

葵花

一棵葵花
在老家的院子里盛开
我遥远的思念
便被点亮了

葵花是姐祖种的
葵花开得正好看的时候
姐祖出嫁了
那棵笑脸灿烂的葵花
就成了我的姐祖

泥土上长大的葵花
阳光下笑响的葵花
照亮老家小院子的葵花
也照亮我童年的梦想
和回家的路

一棵葵花开了
一片葵花开了
河湾里的日子多么亮堂
我写下的诗歌多么亮堂